



常隨佛學

敏智

一九七五年佛誕日講於紐約美國佛教會大覺寺

(續上期)

二平等性智，這是轉有漏第七識聚，而成的智品，因為第七識，在有漏時，緣內而不緣外，恒像第八識見分，執以為我，生起我執，同時因第七識有我執，而第六識緣外時，就執有彼此的差別，而平等大悲心，就無法生起，若轉有漏，成無漏時，那就與有漏不同，在內證得平等法性，在外緣一切諸法，和自他有情時，都一體平等，而無差別的。因證平等，就能生起大慈悲心，同時也就隨十地菩薩所喜，變現他受用，任其受用法樂。平等性智的得名，也就因證得平等性理的原故，所以也就名為平等性智。

三妙觀察智，這是轉有漏第六識而成的智品。第六識轉成妙觀察智，善能觀察，諸法的自相，和共相，就是因此智，能觀察自共相的道理，能在廣大集會中，說法無礙，很自在的轉動法輪，而能說法斷疑，生人的信心。

四成所作智，這是轉有漏的前五識，而成的智品。無漏前五識的心品，因為欲利樂地前的菩薩，及二乘凡夫等，能變現種種身土的事業，成就本來大願，顧名思義，也就名為成所作智。

在上面畧畧的把四智說明了，但是四智生起時，前後差別，又是怎樣呢？四智中妙觀察智，和平等性智，這二智的生起，是在五位中通達位，一分證得圓鏡智，和成所作智，二智的生起，要在究竟位，才能生起。四智的生起，位置不同，是與斷惑有關的。在眾生位上八識，能有推求觀察意樂力的，唯有第六識，菩薩的第六識，在加行位，以四尋思四如實智觀察，空無我法二執，伏滅分別起的二障，入見道時生起二空無漏智，斷除分別起的二障，這個無漏智，就是第六識相應的妙觀察智。同時這觀察二空的妙觀察無漏智，與第七識，二執相連，而第七識的相應二執

，也就因為被第六識無漏智所制伏，就無法的生起，染的二執不起，而淨的無漏智，也就隨而生起，證悟平等法性，而第七識也就這時，轉成平等性智。因有這個道理，妙觀察智和平等性智，在初地的通達位，得到一分生起，而未圓滿。大圓鏡智，轉變有漏第八識，要在十地滿位，金剛心以前。因為藏於第八識，二障種，尚未滅盡，獲能住持第八異熟識，直至金剛心無間道，斷盡二障種子，重成無漏。上品種子，引發最極圓明，純淨第八識，至次一剎那解脫道，轉捨有漏第八異熟識，轉得清淨無漏第八，也就是大圓鏡智相應的無漏第八。成所作智是轉變前五識而成的，前五以第八所變五根為不俱有依，也就是很親的同境依。在因位未至果位時。因第八識未轉有漏，而第八所變五根也是有漏，親同境依，既有有漏，那麼五根所生起的前五識，怎能變成無漏呢？所以必定要第八識先轉無漏，前五識方能轉成無漏，第八識與前五識，是有連帶關係的。因此到了佛果，前五識與第八識，同時轉成智品，也就是因為這個道理，在唯識上，有兩句話，說識轉智道理，所謂「六七因中轉，五八果上圓」。我們讀了這兩句，也就可以知道識轉智的道理是什麼。

在上面所說的，大菩提果，就是指這四智，根據四智的轉變道理，通達修習二位，所證得的妙觀察智平等性智，僅能證得一分，未能圓滿證得，不名大菩提，必定到了佛果，心智具足，才能名得到大菩提果的人。

大涅槃與大菩提所證得的大果，就是究竟位的佛果，而究竟果的體，就是指無漏界，這無漏界所以名為無漏界的道理，因為已不與煩惱俱，不與煩惱相應，不為煩惱所束縛，已斷二障，已離雜染，是圓滿勝明最究竟的無漏。在三乘中二乘所得的無漏。

獲有第七識所知微細障相應，不是勝明，而菩薩所得無漏，僅僅得到一分，而未全得，不名究竟，唯有佛果所得的最勝因明，才能名究竟無漏。

證到無漏界的佛陀，還有特別的殊勝功德，就是法身。這個法身是簡別二乘，不與二乘所證的同。二乘所證的身，名解脫身，不名法身，因為二乘聖者，唯離煩惱障，未離所知障，而佛果如來，那就不同了，煩惱所知二障，完全斷盡。一個唯斷煩惱障，一個盡斷斷障，斷煩惱障所證得的身，唯名解脫身，斷二障所證得的身，就名法身，具法身兼具解脫身，證解脫身，不能兼具法身，所以二乘所證的果，是與佛不同的，法身就是諸功德所依的身，名法身，這一名稱，是三身的總名，三身就是自性、受用、變化三種。

一自性身，這就是諸佛如來，所證的真如妙理。而為受用變化，二身所依的實性，體也就是萬善功德的本體，因為有這個道理，也就名為法身，法身是一切功德法所依止的法性理體，一切眾生，本來具足。無有增減；然而眾生既然具足，為什麼不能顯現呢？那是惑障的關係，一切眾生，因有惑障蓋覆，本有法性，就不能顯現，所以在凡夫位，只可名如來藏，而不能名自性身，到了佛果，把一切障，部能斷除，本有的法性，完全顯現，可名自性，亦可名法身。自性身所居的土，是法性土，刻實的講，亦就是真如理性。

二受用身，受用身有二：一為自受用，二為他受用；自受用身，是自己受用的；因為三大阿僧祇劫，長時所修的勝因，由此勝因，而感得果，就名自受用身；盡未來際，恒受無邊的廣大法樂，也就是自證圓滿的實智身。所居的土，名自受用淨土；如果配合四智的話，這自受用身，是大圓鏡智，相應的第八識所變。他受用身是為地上菩薩所變的；所謂一如來現起他受用，十地菩薩所被機。因為教化菩薩，如來就現起他受用；現大神通，轉大法輪，使諸菩薩，斷大疑網，享受大乘的法樂，所居的土，名他受用土。這個若身若土，是第七識轉變的平等性智所變。

三變化身，亦名隨類變化身，是為地前菩薩，凡夫二乘，這

一類有情所變化，隨各個有情的機宜，示現八相，由兜率，降王宮，應以何身得度的，就現何身去度脫他，為他說法，使他離苦得樂，如觀音菩薩，現三十二應身，度脫一切有情；這個身所居的土，名隨類變化土，通於穢淨，也可名凡聖同居土，這個變化身土是前五識轉變的，成所作智所變現，釋迦牟尼在人間所成的佛，就是隨類變化身的佛。

成唯識論云：一自性身，謂諸如來，真淨法界，受用變化，平等所依，離相寂然，絕諸戲論，具無邊際，真淨功德，是一切法，平等實性，即此自性，亦名法身，大功德法，所依止故。二受用身。此有二種：一自受用，謂諸如來，三無數劫，修集無量，福慧資糧，所起無量，真實功德，及極圓滿，常遍色身，相續湛然，盡未來際，恆受自用，廣大法樂。二他受用，謂諸如來，由平等智，示現微妙，淨功德身，居純淨土，為住十地，諸菩薩眾，現大神通，轉正法輪，令彼受用，大乘法樂；合此二身，名受用身。三變化身，謂諸如來，由成所作智，變現無量，隨類化身，居淨穢土，為未登地，諸菩薩二乘異生，稱彼機宜，現通說法，令各獲得，諸利樂事。

天台家的三身，名法報應、與唯識宗、三身名有差別。台家所立的三身，名開真相應的三身，唯識宗自性身，台家名法身，唯識宗受用身，分自受用、與他受用，自受用身，台家名報身，開真的意思，就是把自性法身及報開為二種。合應的意思，在應身中，合他受用身，與勝應身二，應身中劣應身，就是唯識宗變化身。茲將法報應三身、分釋如下。

一法身，中道理體，本有的三千，名為法身，二報身，在因中所修的功德，而顯佛的實智，分而為二，一自受用，自內所證的法樂身，名為自受用報身，二為地上菩薩所應現的身，名他受用報身，與應身中的勝應身，同體異名，三應身，又名應化身，從理智的不二妙體，為度脫一切有情，而隨類應化的種種身。也分三種，應地上菩薩所現的身，名為勝應身，也就是上面所說的他受用身的道理；應地前的凡夫二乘等的所現的身，名劣應身，

現老比丘相，也就是釋迦如來所現的丈六金身。在三身中法身如來，名毘盧遮那，譯成中國文，名遍一切處，報身如來，名盧舍那，譯成中國文名淨滿，又名光明遍照，應身如來名釋迦文，譯成中國文，名度活燦。若以三身配合，台宗的三土，法身所處的土，是常寂光淨土，報身所居的土，名寶報莊嚴土，勝應身所居的土，名方便有餘土，劣應身所居的土，名凡聖同居土。天台光明玄云：法報應是為三種法聚，故名身，所謂理法聚名法身，智法聚名報身，功德法聚名應身。止觀云：就境為法身，就智為報身，起用為應身。輔行云：從體三身相即，無暫離時，既許法身遍一切處，報應未嘗離於法身，況法身處，二身常在，故知三身，遍於諸法，何獨法身乎？

最勝王經，名法應化三身，又與前面唯識宗，天台宗不同，最勝王經，所列三身，是合真開應的三身，與合家意恰恰相反。

（上接第11頁 咒與持咒）

「智慧氣入中脈」，即為見性的成就相。成就談何容易，因而非經平時日積月累的修習不為功。持咒時，觀想為八瓣蓮花的心輪成一咒輪——咒字按一圓形的周邊排列，即是咒輪相——而咒輪中央，即為本尊的種子字，也就是中脈所貫之處。如附圖所示，即為四臂觀音的「六字大明」咒輪。持此咒時，須觀想中脈有「種子字」（音「些」），六字大明依「反時鐘」方向排列，咒字放光時，則須依時鐘方向旋轉。——據密乘老宿的經驗，光的旋轉方向與咒字排列方向相反，可免持咒者「偏枯」之疾。

近年來，頗有人以科學原理來解釋持咒的功用。譬如說，物理學上有所謂「共振原理」，在一邊敲動一個音叉，這音叉發生的震盪，可使其旁邊振動頻率相同的音叉也發生震盪。歷史故事中的「銅山東響，洛鐘西應」，也正是由於共振的緣故。因而就有人以咒音的頻率震盪，可使持咒者的中脈產生共振。這種說法未嘗不言之成理，但真相如何，則須有待科學的研究了。

然而無論如何，持咒的功用是可以肯定的。在這裏，筆者可以介紹一個親身的經歷：

合真的意思，就是在法身中，把自性身與自受用身合為一種；開應的意思，就是在應身中，把應身開為應身與化身二種。最勝王經云：一切如來，有三種身，一者化身，二者應身，三者法身，如是三身，具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法報化三身，如果就大小乘的通用名目而論的話，小乘中戒定慧、解脫，解脫知見，五分法身的功德法，就名法身，王宮的所生身，相好莊嚴，名報身，化獼猴鹿等身，名化身。若就大乘來說，就是天台家法報應也，就是唯識宗的自性受用變化的三身。在上面把佛的所得大涅槃、大菩提果、並及三身所有果德，已作一簡畧的說明。還有佛的十力、四無畏、十八、不共法，文嫌太長，畧而不講，好在三藏，十二部，講這些功德的頗多頗多，如果須要的話，不妨自己閱讀經論，就可以知道的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友人李遐敷教授，是台灣密乘前輩，屈文六（映光）上師的弟子，筆者與遐敷兄忝為忘年交，行旅台北時，且曾到他府上盤桓數日，祇是長談，由於彼此對西藏密宗和周易都曾研習，故談資頗不缺乏，而相交益為莫逆。

前年抵台北，甫進旅館，即接友人電話謂遐老病勢頗重，乃立即屏檔一切，驅車訪候。遐老的太太已逝，子女仍在大陸，孑然一身，竟無應門之人。後來好不容易才在路人幫忙下，越過短垣而入，見遐老昏臥床上，但口唇微動，忽覺然而醒，謂筆者曰：「我平時不喜持咒，現在才知道咒力真的不可思議。」蓋當他昏臥半醒時，心急著連死去也沒有人知道，於是心持護法咒，希望有人來探視，比至筆者坐在他的床邊，他則覺有白光由心輪上衝腦際而醒。這種境界，我相信絕不是遐老的捏造，因為遐老平日為人有名士風，修密極其懶散，他何必捏造一段與他平日見解相反的故事來騙我呢？

關於藏密持咒的法門，本來還有一些可談的地方，但因牽涉及其他較專門的修習，很難單獨闡述，那就暫時談到這裏，告一段落好了。